《酉陽雜俎》“綻針石”考釋

（首發）

聞人軍

提要

晚唐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中的指南針史料，科技史界的認知需重新研討。“遇鉢更投針”用的是佛家“鉢水投針”的典故。“吟窺鉢水澄”指的是僧人注視澄湛的鉢水，參悟佛理禪機。此兩句詩與指南浮針無關。昇上人詩“勇帶綻針石，危防丘井藤”最有價值。佛典中“丘井藤”喻於人生，“危防丘井藤”語義雙關，字面上是克服旅途險阻，與“勇帶綻針石”相呼應；隱喻克服人生征途之險。“綻”的一個義項是衣縫裂開，另一個義項是縫補。看似相反，實則相承。“綻針”意指縫綻針，即縫衣針。“綻針石”即縫衣針和磁石。“勇帶綻針石”描繪僧人帶著磁石和縫衣針果敢出行，揭示了指南浮針之始是磁石磨縫衣針鋒所得。據此，至遲九世紀中，指南浮針已經問世。磁化的縫衣針和小葫蘆瓢組合的“瓢針司南酌”是“綻針石”所揭示的早期指南浮針的前身。“綻針”一詞不但不是“磁針”之誤，恰恰是“瓢針司南酌”向指南浮針過渡時期的標誌。

關鍵詞：《酉陽雜俎》綻針石丘井藤磁針縫衣針磁石

近幾年來，晚唐段成式（約803-863）的《酉陽雜俎》，從小眾的唐人志怪小說，一躍而為大眾的文化食糧，各種點校、校證、校箋、選譯、譯註、註評、評註本競相問世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其中的指南針史料，上世紀末開始引起學術界的注意。吕作昕、[[1]](#endnote-1)戴念祖先生等先後考證，[[2]](#endnote-2)[[3]](#endnote-3)他們把兩組佛詩中的句子聯繫起來解讀，作出了“在旅行中應用指南針”的結論。其努力和貢獻，已被不少科技史學者認可或引用。筆者也曾偶而引用。然近讀文史界《酉陽雜俎》校箋譯註，忽悟科技史界以前的認知頗有研討的餘地。筆者在此提供一種新的解讀，望識者不吝指正。

一.段成式其人其書

段成式，字柯古。祖籍齊郡鄒平(今山東鄒平北)人，自稱東牟(今山東蓬萊)人，唐代著名志怪小說家。其父段文昌(773-835)穆宗朝曾任丞相。開成二年(837)，段成式以父蔭入官，為秘書省校書郎。職於京洛(長安)。大中元年(847)，以尚書郎出為吉州刺史。後又任處州刺史、江州刺史，為政有善聲，官終太常少卿。段成式博學多識，“該悉內典(佛經)”，佛學造詣連釋門高僧都自嘆不如。[[4]](#endnote-4)《酉陽雜俎》是其代表作。全書前集二十卷、續集十卷，共三十卷。分類編錄，涉及歷史掌故、傳奇故事、佛道神怪、民俗飲食、動物植物、天文地理、中外珍異之物，以及寺廟遊記等，五花八門，為眾多領域的研究保存了豐富而珍貴的材料。根據現存的宋人序跋，學界認為《酉陽雜俎》曾有過三個宋版本。最早的是南宋嘉定七年(1214)周登二十卷本，接著是嘉定十六年(1223)鄧復續以家藏《續集》十卷所刊刻的三十卷本，後來彭奎實於淳祐十年(1250)重刻三十卷本。這三種宋刻本均已佚失。現今存世的《酉陽雜俎》版本，都是明、清刻本。明初刻本有兩種，皆是二十卷本，無續集十卷。明萬曆三十六年(1608)趙琦美脈望館刻本(以宋刊本為底本)是公推最善的三十卷本，俗稱趙本，有《四部叢刊初編》影印本，被廣泛用作點校的底本。如：日本學者今村与志雄譯注的日文《酉陽雜俎》(1980-1981)，1981年方南生的《酉陽雜俎》點校本、2014年劉傳鴻的《酉陽雜俎校證：兼字詞考釋》、2015年許逸民的《酉陽雜俎校箋》及2018年許逸民、許桁的《酉陽雜俎》白文點校本，均以趙本為底本。本文討論的科技史料在《酉陽雜俎》續集卷五“寺塔記上”內。

二.“遇鉢更投針”用佛門“鉢水投針”之典

唐會昌三年(843)，段成式與同僚張希復(字善繼)、鄭符(字夢復)同遊長安靖善坊大興善寺。他們作《老松青桐聯二十字絕句》記趣：[[5]](#endnote-5)“乘晴入精舍，語默想東林。盡是忘機侶，誰驚息影禽。(善繼)有松堪繫馬，遇鉢更投針。記得湯師句，高禪助朗吟。(柯古)”[[6]](#endnote-6)有人認為：“遊方僧在松樹上繫馬是常事，但在鉢中投針卻是為什麽?......‘遇鉢更投針’，是說把指南浮針投入鉢中水面”。[[7]](#endnote-7)“他們將馬繫在松樹下，將針放入鉢水中，......這正是在旅行中應用指南針的描述。”[[8]](#endnote-8)

詩中段成式等人乘馬而來，“乘晴入精舍(僧院)......有松堪繫馬”。精舍本指書齋，借指佛家修行之所，此處指靖善坊大興善寺。此寺“不空三藏塔前，多老松。”[[9]](#endnote-9)繫馬和投針者不是僧人，應是段成式等人。在大興善寺內，他們不必應用指南針。“投針”當有別的含義。

1981年9月，今村与志雄譯注的《酉陽雜俎》第四冊出版，其中“投針”的註釋引用了《大唐西域記》卷十所載憍薩羅國龍猛和提婆的故事：[[10]](#endnote-10)“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義。謂門者曰：‘幸為通謁。'時門者遂為入白。龍猛雅知其名，盛滿鉢水，命弟子曰：‘汝持是水，示彼提婆。'提婆見水，默而投針。弟子持鉢，懷疑而返。龍猛曰：‘彼何辭乎？'對曰：‘默無所說，但投針於水而已。'龍猛曰：‘智矣哉！若人也，知幾其神，察微亞聖，盛德若此，宜速命入。'對曰：‘何謂也?無言妙辯，斯之是歟!'曰：‘夫水也者，隨器方圓，逐物清濁，彌漫無間，澄湛莫測。滿而示之，比我學之智周也。彼乃投針，遂窮其極。此非常人，宜速召進。'〞[[11]](#endnote-11)這個故事大約發生於公元三世紀。

段成式精通內典，熟識佛門典故。“遇鉢”之“遇”字說明該“鉢”不是他們自已隨身所帶，“遇鉢更投針”用的正是上述“鉢水投針”的典故。故“遇鉢更投針”不宜釋為“把指南浮針投入鉢中水面”。

提婆隨身所帶之針，不會是磁針，應是縫衣針。可以想像，提婆鉢水投針的故事傳入中土以後，佛門或信佛的人中時有倣效鉢水投針者，段成式才會信口吟出“遇鉢更投針”之句。

三.“吟窺鉢水澄”系參悟佛理禪機

段成式在《酉陽雜俎·寺塔記上》中還記下了他們遊長安平康坊菩薩寺的所見所聞：

“又寺先有僧，不言姓名，常負束槁，坐臥於寺兩廊下，不肯住院。經數年，寺綱維或勸其住房，曰：‘爾厭我耶？’其夕，遂以束槁焚身。至明，唯灰燼耳。無血膋之臭，眾方知異人，遂塑灰為像。今在佛殿上，世號束草師。”[[12]](#endnote-12)綱維：知事僧。

北宋博物名僧贊寧的《宋高僧傳》卷二十三載《唐京兆菩提寺束草師傳》曰：“釋束草師者，無何而至京兆平康坊內菩提寺。其為人也，形不足而神俊，吟嘯自得，罕接時人，且不言名姓。常負束槁，坐臥於兩廊下，不樂住房舍。或云此頭陀行也。經數年，寺內綱任勸其住房，或有誚其狼藉。曰：‘爾厭我邪?世不堪戀，何可長也。'其夕，遂以束槁焚身。至明，唯灰燼耳，且無遺骸，略盡汙塗之臭，又無延燎驚咤之聲。計其少槁，不能焚此全軀。既無孑遺，然其起三昧火而自焚也。眾皆稱嘆，民多觀禮焉。京邑信士遂塑其灰為僧形，置於佛殿偏傍，世號束草師。禱祈多應焉。”[[13]](#endnote-13)《宋高僧傳》的記載有別於《酉陽雜俎》，當自有來源。束草師是一個遊方奇僧，應實有其人。

獲知束草師的事跡後，段成式等人用書事連句的形式對其作了多方面的描繪：

“悉為無事者，任被俗流憎。(夢復)客異干時客，僧非出院僧。(柯古)遠聞踈牖磬，曉辨密龕燈。(善繼)步觸珠幡響，吟窺鉢水澄。(夢復)句饒方外趣，遊愜社中朋。(柯古)靜裏已馴鴿，齋中亦好鷹。(善繼)金塗筆是褧，彩溜紙非繒。(昇上人)錫杖已剋鋟(一作剋鍛)，田衣從壞塍。(柯古)占牀敷一脅，卷箔賴長肱。(善繼)佛日初開照，魔天破幾層。(柯古)咒中陳秘計，論處正先登。(善繼)勇帶綻針石，危防丘井藤。(昇上人)”[[14]](#endnote-14)

對鄭符的詩句“吟窺鉢水澄”，學界有不同的解讀。有的學者以為：“‘吟窺鉢水澄'，是說僧人在吟誦經文的同時，還在細看鉢中水面指南浮針所指方向以防止迷路。”[[15]](#endnote-15)有的學者認為:“此‘澄'字義似雙關，一言水之澄凈，二用浮圖澄鉢生蓮花之典。《藝文類聚》卷七三引浮圖澄傳:‘澄以鉢盛水，燒香咒之。須臾，鉢中生青蓮華。'”[[16]](#endnote-16)

考慮到《宋高僧傳》曰：束草師“形不足而神俊，吟嘯自得，罕接時人”。前引憍薩羅國龍猛和提婆的故事中，龍猛曰：“夫水也者，隨器方圓，逐物清濁，彌漫無間，澄湛莫測。滿而示之，比我學之智周也。”鄭符詩中明言看的是澄湛的鉢水，而非指南浮針。愚見“吟窺鉢水澄”應是指僧人吟嘯自得，注視澄湛的鉢水，參悟佛理禪機。

四.“丘井藤”喻於人生

連句中昇上人詩云：“勇帶綻針石，危防丘井藤。”此句最有價值。上人：上德之人，指持戒嚴格並精於佛學的僧侶。今村与志雄將“丘井藤”譯作“丘井的藤”，[[17]](#endnote-17)並引了《維摩詰所說經·方便品第二》及《註維摩詰經》為“丘井的藤”作註。昇上人詩中的“丘井藤”確實出自佛門典故。

劉宋釋法雲《翻譯名義集·增數譬喻第五十三》引《大集經》曰：“《大集》云：昔有一人避二醉象（生死），緣藤（命根）入井（無常）。有黑白二鼠(日月)，囓藤將斷。”[[18]](#endnote-18)

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所譯《維摩詰所說經·方便品第二》曰：“是身如丘井，為老所逼。”後秦釋僧肇的《注維摩詰經》曰：“(鳩摩羅什)曰。丘井，丘墟枯井也。昔有人有罪於王。其人怖罪逃走，王令醉象逐之。其人怖急，自投枯井。半井得一腐草，以手執之。下有惡龍吐毒向之，傍有五毒蛇復欲加害。二鼠嚙草，草復將斷。大象臨其上，復欲取之。其人危苦，極大恐怖。上有一樹，樹上時有蜜滴落其口中，以著味故而忘怖畏。丘井生死也，醉象無常也，毒龍惡道也，五毒蛇五陰也，腐草命根也，黑白二鼠白月黑月也，蜜滴五欲樂也。得蜜滴而忘怖畏者，喻眾生得五欲蜜滴不畏苦也。”[[19]](#endnote-19)《大集經》中的“藤”在此譯為“腐草”。

《酉陽雜俎校箋》為“危防丘井藤”作註，引《賓頭盧為優陀延王說法經》曰：“昔日有人行在曠路，逢大惡象，為象所逐，狂懼走突，無所依怙。見一丘井，即尋樹根入，井中藏。......丘井喻於人身。樹根喻於人命。......是故當知欲味甚少，苦患甚多。”[[20]](#endnote-20)文中“樹根”相當於《大集經》中的“藤”。

筆者認為昇上人詩中的“丘井藤”語義雙關。丘井的直譯是丘墟枯井。在佛理上，“丘井”喻於人身，“藤”喻於人命。“丘井藤”喻於人生。“危防丘井藤”，字面上是克服旅途險阻，與“勇帶綻針石”相呼應；隱喻克服人生征途之險。

五.“綻針石”是縫衣針和磁石

“勇帶綻針石”的“綻”字，大有講究。

在文史界，今村与志雄指出：趙本、毛本(明末毛氏汲古閣刻《津逮秘書》本)、《紀事》(南宋計有功《唐詩紀事》)，作“綻”。毛本的註：“綻，疑作磁。”[[21]](#endnote-21)1981年中華書局版《酉陽雜俎》方南生校語：綻，《學津》(清嘉慶間張海鵬刻《學津討原》本)、《津逮》本(毛氏汲古閣刻《津逮秘書》本)註：“綻，疑作磁。”[[22]](#endnote-22)劉傳鴻《酉陽雜俎校證：兼字詞考釋》說：“‘綻'下，其它各本有註‘綻疑作磁’。”[[23]](#endnote-23)句中“各本”指《津逮秘書》本、《四庫全書》本和《學津討原》本。許逸民《酉陽雜俎校箋》及《酉陽雜俎》白文點校本則與眾不同。“勇帶綻針石”處，[[24]](#endnote-24)未引毛氏的註，亦未出新的校註。

在科技史界，有的以為《酉陽雜俎》“至南宋才有刻本，以前只是反復傳抄，訛錯頗多。有的版本‘磁'誤為‘綻'，明代毛晉校閱此書時，指出‘綻'當作‘磁'。”[[25]](#endnote-25)或以為:“‘磁針石'三字在明萬曆間常熟趙刻本中寫為‘綻針石'。‘綻'字似趙本刻誤。無‘綻針石'之物。明末清初常熟毛刻本即《津逮》本、清嘉慶間昭文張刻本即《學津》本均將‘綻'字校勘為‘磁'。此校勘為是。”[[26]](#endnote-26)

筆者認為，毛本的註“綻，疑作磁”是校勘術語，僅表明對所註釋的“綻”字存有懷疑，但不能定其誤。不能把毛本這一主觀推測作為版本或書證依據。科技史界把“疑作磁”當作“原作磁”，是一種誤解。“綻”和“磁”並不形似，可排除形訛的可能性。且此詩曾收入南宋計有功編的《唐詩紀事》。《唐詩紀事》的最早刊本是南宋嘉定甲申(1224)王禧刊本，[[27]](#endnote-27)與《酉陽雜俎》最早的三十卷本，即嘉定十六年(1223)本，相差僅一年。明嘉靖乙巳(1545)洪楩又據王禧本翻刻。洪楩本即今流傳的清平山堂本，《四部叢刊》據以影印，作“勇帶綻針石”。[[28]](#endnote-28)明嘉靖乙巳(1545)又有張子立刻本，系以王禧刊本或傳鈔本入版。毛氏汲古閣本據張子立本翻雕，也作“勇帶綻針石”。故《唐詩紀事》的“勇帶綻針石”應可上溯到王禧刊本。《酉陽雜俎》嘉定十六年(1223)本也應刻作“勇帶綻針石”。也就是說，南宋刊本《酉陽雜俎》和《唐詩紀事》中本來就是“綻”字。

據谷衍奎編《漢字源流字典》，“綻”，篆文從糸，旦聲。隸變後楷書寫作䋎。異體也作袒，從衣。俗作“綻”，從糸，定聲；如今簡化作“绽”。是“䋎”“袒”的後起形聲字。[[29]](#endnote-29)“綻”的一個義項是衣縫裂開，另一個義項是縫補。看似相反，實則相承。正如“縫”的縫補與裂縫兩個義項。“綻”釋為衣縫裂開用例：《禮記內則第十二》曰：“衣裳綻裂，紉箴請補綴。”嘉興藏《雪關禪師語錄》卷十二《羅漢贊四首為密印禪友題》有云：“衲綻針縫將勤補拙”。[[30]](#endnote-30)衲，僧衣。衲綻針縫，僧衣破了用針縫補。“綻”釋為縫補用例：《正字通·糸部》：“綻，縫補其裂亦曰綻。”《古樂府·艷歌行》：“故衣誰當補，新衣誰當綻?賴得賢主人，覽取為吾綻。”唐杜牧《感懷》：“茅茨覆宮殿，封章綻帷帳。”愚意“綻針”就是補僧衣的縫綻針，也即縫衣針。“綻針”一詞不誤。“綻針石”應釋為綻針和磁石，即縫衣針和磁石。“綻針石”之後，隨著指南浮針的流布與進化，磁石和磁針的組合遂有“磁針石”之稱。例見文天祥(1236-1282）《指南錄》卷四“揚子江”詩：“臣心一片磁針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。”

《酉陽雜俎》浮針史料的確認，在指南浮針發展史上有重要的意義。簡言之，戰國時代已有縫衣鋼針，故《管子·海王篇》曰：“今鐵官之數曰：一女必有一針一刀，若其事立”。迄今最早的考古實物是197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西漢縫衣鋼針。《鬼谷子》《論衡》《抱樸子》中均提到“磁石取針”或“磁石引針”。方家以縫衣針鑒別磁石優劣的經驗陸續出現於道家、醫家和佛家的要籍。蕭梁時道家陶弘景曰：磁石“今南方亦有好者，能懸吸針，虛連三、四為佳。殺鐵毒，消金。”[[31]](#endnote-31)唐蘇敬《唐本草》的註文曰：磁石“初破好者能連十針，一斤鐵刀亦被回轉。”[[32]](#endnote-32)武周時譯師地婆訶羅所譯《大乘廣五蘊論》云：“猶如磁石引鐵令動”。釋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五十一曰：磁石“生慈州之山陰，能吸鐵。好者，虛懸三、四針。能消鐵毒，經意取吸鐵為喻也”。[[33]](#endnote-33)昇上人詩中“勇帶綻針石”描繪僧人帶著磁石和縫衣針果敢出行，揭示了指南浮針之始是磁石磨縫衣針鋒所得。至遲九世紀中，指南浮針已經問世。《酉陽雜俎》之後，沈括(1032-1096)《夢溪筆談》卷二四記載了“方家以磁石磨針鋒，則能指南”，將方家不傳之秘公之於世。

上文表明，綻針和磁針之名分別對應於指南浮針發展的兩個階段。磁化的縫衣針和小葫蘆瓢組成的“瓢針司南酌”，[[34]](#endnote-34)乃是“綻針石”所揭示的早期指南浮針的前身。可以說，“綻針”不但不是“磁針”之誤，恰恰是“瓢針司南酌”向指南浮針過渡時期的標誌。

＊本文寫作過程中，汪少華先生提供寶貴意見，韓玉芬老師曾協助查詢資料，特此致謝。

1. 呂作昕、呂黎陽：《古代磁性指南器源流及有關年代新探》，《歷史研究》，1994年第四期,34～4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戴念祖：《亦談司南、指南針和羅盤》，載《黃河文化論壇》第11輯，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，89～9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戴念祖：《指南針》，載華覺明、馮立昇主編《中國三十大發明》，大象出版社，2017年，479～49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段成式撰、許逸民校箋：《酉陽雜俎校箋》前言，北京：中華書局,2015年，1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《御定全唐詩》卷七九二，《四庫全書薈要》本，3a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段成式撰、許逸民校箋：《酉陽雜俎校箋》，176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呂作昕、呂黎陽：《古代磁性指南器源流及有關年代新探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戴念祖：《指南針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段成式撰、許逸民校箋：《酉陽雜俎校箋》，175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今村与志雄訳注：《酉陽雜俎》4，東洋文庫401,平凡社，1981年，244～24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玄裝譯、辯機撰：《大唐西域記》卷十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15a，b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段成式撰、許逸民校箋：《酉陽雜俎校箋》，185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贊寧：《宋高僧傳》卷二三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9b～10a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段成式撰、許逸民校箋：《酉陽雜俎校箋》，185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呂作昕、呂黎陽：《古代磁性指南器源流及有關年代新探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段成式撰、許逸民校箋：《酉陽雜俎校箋》，185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
17. 今村与志雄訳注：《酉陽雜俎》4，31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7)
18. 法雲：《翻譯名義集》卷五，中華電子佛典協會(CBETA)電子版，2001/04/01，131頁。資料底本：大正新修大正藏經，Vol.54,No.2131。 [↑](#endnote-ref-18)
19. 僧肇：《注維摩詰經》，中華電子佛典協會(CBETA)電子版，版本:1.2，2002/11/04，31頁，資料底本：大正新修大正藏經，Vol.38,No.1775。 [↑](#endnote-ref-19)
20. 段成式撰、許逸民校箋：《酉陽雜俎校箋》，1857～185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0)
21. 今村与志雄訳注：《酉陽雜俎》4，315～31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1)
22. 段成式撰、方南生點校：《酉陽雜俎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年，25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2)
23. 劉傳鴻：《酉陽雜俎校證：兼字詞考釋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4年，40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3)
24. 段成式撰、許逸民校箋：《酉陽雜俎校箋》，1851頁。段成式撰、許逸民、許桁點校：《酉陽雜俎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,2018年,51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4)
25. 呂作昕、呂黎陽：《古代磁性指南器源流及有關年代新探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25)
26. 戴念祖：《指南針》。 [↑](#endnote-ref-26)
27. 王仲鏞：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9年，209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7)
28. 計有功：《唐詩紀事》卷五十七，《四部叢刊》本，7b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8)
29. 谷衍奎編：《漢字源流字典》，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2008年，1355～135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9)
30. 智誾說、成巒傳善錄、法孫開詗編：《雪關禪師語錄》卷十二，《嘉興大藏經》第27册No.B198。 [↑](#endnote-ref-30)
31. 唐慎微：《證類本草》卷四石部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45b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1)
32. 唐慎微：《證類本草》卷四石部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48b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2)
33. 慧琳：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五十一，中華電子佛典協會(CBETA)電子版，2001/04/29，844頁。資料底本：大正新修大正藏經，Vol.54,No.2128。 [↑](#endnote-ref-33)
34. 聞人軍：《原始水浮指南針的發明－－“瓢針司南酌”之發現》，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2015年第4期，450～46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4)